

堯
峰
文
鈔

八

堯
峰
文
鈔
PDG

堯峰文鈔卷三十四

門人侯官林佶編

傳一 共十首

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為童子時嘗繫鼠娶於途有道人過之
教甫為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
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
耳語甫曰此所謂八濶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
語即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明天啓初甫方為浮屠往來河南山
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
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
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為浮屠學矣已而瘞
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川大俠也
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

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常不見聽信愍帝即位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晝閉於是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材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為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為參軍而甫為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畧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既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亾畧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

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常熟錢尚書受之嘗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歐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執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叙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胷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胷曰黃總兵

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已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為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為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隙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偏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敵所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

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終
退讓不自言也弘光帝即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
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
及中人白皙坳準猿臂而螿鬣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
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
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
其獵還為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
復置琵琶於鄰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
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
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為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
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卻衡獨身
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劉公惟中傳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政使九光長為潁州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公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遇州縣豪傑皆傾身與之交得其歡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公為人沈勇有知畧作詩歌不甚屬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喜談兵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為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君別聊用為歡會耳於是襍坐出囊中大觥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啗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令四方笑吾穎無人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妻孥乎某在無憂凍餒也因

手觚自滿引曰保為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果皆匍匐泣下曰某
等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微公解救幾至生變羣盜大掠邨市
中將抵州州太守故文吏不知所出悉召士民廷議公聞之緩步
至廷中於是士民皆集太守素嚴憚公急揖之使言公仰面大聲
曰此狂豎子也計已走矣脫薄城特成禽耳太守惶遽姑欲藉公
以安衆即謬曰劉生言是遂命公率衆誦之已而盜果遯去公之
出奇料事多此類也公狀貌魁梧飲酒至一石不亂善運馬槊往
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嘗以百數暇則
用兵法部署之當是時流賊方起陝右蔓延汝洛間所在剽掠官
軍不能制也賴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為重然公竟不及設施而死
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奪據之俛射
城中城中人凶凶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太守曰事急矣然樓旁
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其樓則賊勢

可感也太守既許諾而會張尚書鶴鳴在圍中尚書年老矣性懦
多忌從中劫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袂走出謀矯太守
令遣其客客已悉聞張尚書語藉藉怒罵稍相目引去越明日城
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訶問公公瞋目叱之遂
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公雖與廷石為俠然廷石少年使氣而公
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廷石譙公迂儒公笑不校也廷石為怨
家所中上官將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他逃公遣人招致於家
陰與畫策得免由是廷石始大服最後公死而廷石亦與賊戰敗
身中大創十餘輿至於牀猶口占書數百言乞鄰道兵逐賊不逾
日亦死公娶於王有子體仁與予同舉順治中進士今方為刑部
主事

汪琬曰予讀公詩至抱叻吟與聽郭山人彈圮橋歌未嘗不歎公
之忼慨壯烈蓋其天性然也劉氏自布政公以來科甲相望廷石

有弟廷桂亦與予同年進士其子佐臨壯國壯國從子搢後亦相
繼第進士故河南稱巨族者必推潁州劉氏云

邵宗元傳

邵宗元字元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為保定府同知署府印十七年
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震恐宗元與總監方
公正化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
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
御史金公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
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已自成陷
京師遣偽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覆沒
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召眾議事廨中眾稍集建
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眾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
出賊所射書以示眾眾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

受國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覩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元所建泰遂曰吾欲得若印印文書為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柰何宗元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復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故也此時即知府爭印亦不與况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元宗元急擲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為因拔佩刀將自剄衆或抱持之宗元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元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仰天歎曰嗟乎我為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

宗元乃挈印自投城下為羣賊所執賊搜得其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為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既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摺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與焉而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衆諸生陳禧有上谷紀事述之詳矣予獨慕宗元罵李閣部語侃侃壯偉故畧其始末如此

江天一傳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

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夏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敞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為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為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遯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徃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胛刀昧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為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為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少怠間

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 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為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為我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為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為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顛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

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尚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為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駟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䟽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尚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史北斗傳

史北斗字辰伯其先吳江人有處士鑑者與吳文定公寬為布衣交以博洽知名學者稱西邨先生其後徙居長洲北斗為諸生不得意即棄去力學於古尤博通前明典故下至故家遺老流風佚事無不備熟於中暇則為人抵掌稱說移日夜不倦當其少時士大夫已爭客之矣性尤喜蓄書所購率皆祕本或手自繕錄積至

數千百卷齋居蕭然惟事校讎或偶有所得輒作小行楷疏注其
旁每卷皆有之先是子未第時已能識北斗北斗謙下視子如平
交未嘗以文人行自抗也乙未秋子舉進士歸北斗數來訪子年
已八十餘矣落冕不事修飾蒼顏長頰衣服樸野對之儼如圖畫
素不喜飲酒子惟爲設肉食而已然其議論纒纒猶不減於平時
爲人剛直見少年浮薄者數叱斥之雖其人內媿面發赤弗顧也
以此爲士大夫所重亦以取嫉於人然獨好予嘗曰子之文章必
傳於後顧吾聞前時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俱用學使者著稱子
今能爲是官邪子方吳謝不敏北斗掀顛笑而去已因報謁至其
家家在委巷中子屏車從徒步而入拜北斗於堂下北斗手自扶
起之瀕行告子曰長洲縣志絕不稱志中所難者人物耳吾刪定
已久今老矣無所用之當以授子其後亦竟不果後三年子將入
京師北斗來別袞出果餌遺予子深感其意自此不復相聞逾年

金秀才穀似以書來告曰北斗老疾死矣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北斗歿而吳中之文獻於是止矣當北斗生明神宗之初逮事劉侍御鳳王拔書稱登受其學以故方矩濶步危言正論猶有前賢之遺焉自天啓崇禎以來後生小子好為剽襲不根之說束書不觀每羣聚笑語望見北斗來數驚怪避去或更以迂謬相譏嘲者亦間有其人此予不能無歎也北斗貧無子以從子某為後晚依其家既死所藏書俱散佚不存云金秀才名式祖於子為外弟亦素習知北斗者也

楊顧兩先生傳

楊先生彝字子常常熟唐墅里人少與同郡顧先生後先補諸生兩先生相親善皆明經飭行矜尚氣節每試各占高等時人並稱楊顧云顧先生之生也其母陳夢神人授以石麒麟故名夢麟字麟士吳丞相雍後裔也世居太倉之雙鳳里明萬曆天啓末士之